



希望文学丛书

啊，野麻花

陆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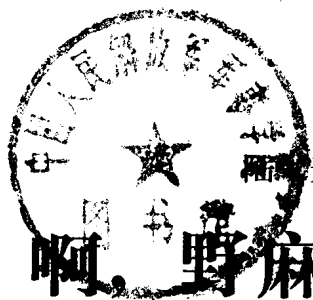
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 039 2469 1



明 天

啊，野麻花

·希望文学丛书·

啊，野麻花

陆天明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崇文门东兴隆街51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印刷一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0.75印张 205,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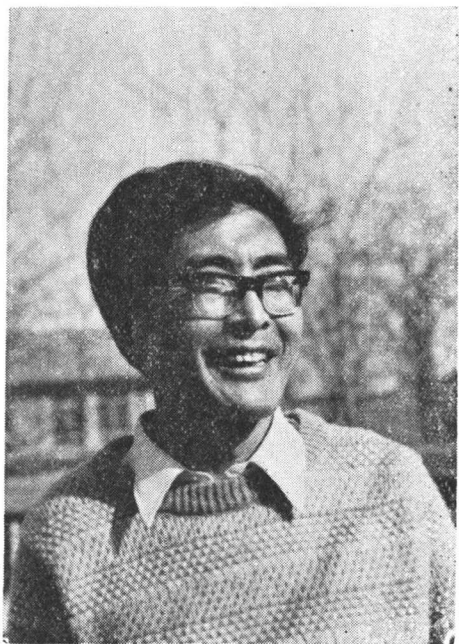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3,500

书 号：10326·6

定价：1.05元



· 陆天明

我的文学小传

一九四三年农历十月，我出生在云南昆明一个因战乱而逃难到大后方去的小职员家里。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上海念初中的时候。上海的广播电台采用了我一首十几行的短诗。待再次发表作品，已经是一九七三年了。这期间，我到皖南当过农民，在深山沟里教过小学。有趣的是，那时我班上的学生有许多都可以做我的姐姐和哥哥。后来，回上海搞街道团的工作，又去新疆建设兵团干了十一年。先后发表过《扬帆万里》、《樟树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等四个多幕话剧，《雨，静悄悄……》、《风从小林子刮起》、《三叶草》等五六个短篇小说，一部正在拍摄中的传记性电视连续剧片《华罗庚》，则是和两位记者合写的，余下的作品，就只有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三个中篇小说了。

陆天明

新花竞放，新人辈出，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从一个重要方面，证明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与正确。以发现、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希望文学丛书》，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的新人新作的一角。

《希望文学丛书》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个人选集的形式陆续出版。

《希望文学丛书》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而敏锐的生活观察、浓郁的时代气息、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

《希望文学丛书》在迎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中，将预示着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希望。

目 录

白杨深处	• 1 •
啊，野麻花	• 164 •
傍晚，一群灰鸽从这儿飞过	• 290 •
后记	• 340 •

白杨深处

—

姨妈和小铎的脚步声，顺着黑魆魆的楼道和已经有点摇晃的楼梯扶手，向她们各自的房间响去了。农场管理处处部大食堂的牛车，载着两只没捆紧的大铁桶，“哐当哐当”地拉完最后一趟水，也已经在石子路上走远。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潮湿、阴冷，被一场罕见的大雾吞没。透过窗玻璃，透过模模糊糊的白杨树间的缝隙，现在，既看不到大田里夜班的篝火，也听不到拖拉机的低鸣。狗不叫了，风也停止了游荡，一切都被这场透湿的浓雾裹紧了……

好静啊……人们常常以为，静是腼腆的，羞怯的，清新的，宛若少女鬓边的红晕。但谁会知道，静寂有时竟会是那样的固执、那样的强横，那样的压迫着人，叫人喘不

过气来！

现在，邱辉就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睡不着，心情烦躁，便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们又用那腻人的卫生香来熏这潮湿的大房间了！”在心里，他不耐烦地叫道。黑暗中，他瘦削、清秀的脸庞上，两只失神、恼火的眼睛发散着潮热的光。他终于光着脚，从磨损得有了许多凹凼的地板上跑去，不顾这大戈壁滩深秋的夜气是多么地刺骨和疹人，推开嘎吱作响的双层玻璃窗，深深地吸了口冷气。

窗外，依然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从那灰暗的雾里模模糊糊地分辨出一些靠近窗户长着的加拿大白杨的身影。但总算可以听到一些声音了，远远的，低低的，恍恍惚惚的。哗哗的、轰轰的、沙沙的、汪汪的……但更多更多的，却是寂静，无边无际的寂静。

他感到冷，打了个寒战，从床上拽下一条纯羊毛的灰毯子，把自己裹了起来，靠在屋子中间的那根细柱子上，呆呆地站着。这个房间原来是姨妈自己用的，又大，又向阳。比起这幢陈旧的大房子里的别的房间来，它还算是干燥的。但由于它的天花板特别低，房间的中央又立着那么根不粗也不细的柱子，窗台就嫌高了些，窗子也嫌小了些。在邱辉的感觉中，它更象一艘老式客轮的舱房，而不象规范化的卧室。写字台宽大而笨重，这一点，和那张老式的双人铸花铁床、那个三开门的镂花大衣柜，还有那只放在墙凹里的旧长沙发极其相称。靠近柱子，放着一张白

皮小方桌子。桌子上铺着一块素净的塑料桌布，上边还摆着十二件一套造型古拙小巧的黑釉茶具。床头几上放着一盏铜座子大玻璃罩煤油灯。按照这里一贯的规定，一过午夜十二点，所有非生产用电都得卡掉。所以油灯至今仍然是熬夜的人所必备的。邸辉从北京带来的那两箱子书，都被理进床侧的书橱里了。枕头旁边放着的几本，是他随时翻阅的。有精装的《内科学》、《病理学基础》第二分册，还有丢勒的《人体比例研究》、康定斯基的《关于艺术的精神》、罗丹的《艺术论》；一本原版的《世界印象派画家作品集》，装璜极为精美。那盏煤油灯座旁边，还放着这些年邸辉总是随身带着的一只小小的藤编袖珍药箱。离开学校，在家养病的这么些年里，他每天要给自己量体温、定时服药，就象每天总要看几页屠格涅夫或罗曼·罗兰的小说，每天要画几笔素描，每天要到不收门票的月坛公园拐角亭子里听那几位退休老医师聊一阵子医案一样，成了他不受第二信号系统支配的一种习惯性行为了。当他的爸爸——部属电子器材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因为卷进一桩私自处理几十辆部队退役卡车的案子里，而受到停职审查的处分之后，他刚稳定下来的病灶又趋恶化。一个多月前，他接受在八音沟农场管理处任办公室主任的姨妈的邀请，从北京到这遥远而又十分偏僻的白杨深处养病来了。

……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复制品。原画是梵高的风景《吊桥》。这个十九世纪杰出的荷兰人，用他那极富魅力的笔触和强烈鲜明的色彩，描绘了一个与世无争

的中世纪山村小镇。画是邸辉自己悉心复制的。但这时，邸辉却想把这幅画扔出窗外。他受不了眼前的这种寂静，受不了……

“已经一个月了。我就这样干耗着，干呆着，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去争取，甚至……连什么都不去想。每天早上等着小铨来通知我下楼去吃早饭。早饭后等着表姐替我从宣教科借回来一大卷隔天到的报纸、杂志。午饭后，等着小铨替我把那张帆布躺椅搬到廊檐下阴影里，好裹着毛毯去睡午觉，然后等着小铨把我推醒，准备好热水请我去洗澡；再等着小铨把偏瘫了一年多的姨夫推出来，趁晚霞还没消失、夜雾还没升起，我们一起顺着幽静的林荫土路去散步，顺便从两公里外的畜牧队奶牛场把每天全家要喝的奶子打回来；接着又是等着晚饭，等着机修厂发电间送电，等着楼梯上响起小铨轻软的脚步声，等着她在那张白皮小方桌上摆上六边形的跳棋棋盘，等着姨妈每天必有的关切的询问，然后恭敬地把她送出房去……等着，等着，我在等什么？还要耗多久？！”

他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地板上，浑身上下一阵阵地发出无法遏制的颤抖。他的一只肩头紧紧地贴靠在那根柱子上。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蹒跚着，疲乏地回到床上。生着许多锈斑的大铁床架子，“咯吱咯吱”地响了好一阵。大衣柜上的穿衣镜隐隐闪亮，好象有个人站在那儿，也斜着眼睛，冷冷地在打量着他。这使他越发烦躁。他卷起身上的那条毯子，向穿衣镜扔去。毯子在橱顶上挂住，耷拉下

来。

“几点了？”他问自己。

不知道……

到姨妈家的第二个星期，他就再没戴过手表。那块老式的欧米加表，一直在枕头底下搁着，再也没给它上过发条。他几乎已经把它忘掉了。在这白杨深处，一切都被某种宁静凝固起来。对于邱辉，时间就象院子里木台阶前那条煤渣小径上的落叶，今天沙沙地扫去，明天又沙沙地铺满。没有期望，没有催促，没有遗憾和激奋。在这样的日子里呆着，要知道此时此刻是几点干什么呢？早一个钟点和晚一个钟点又有什么差异？只要听得见小铍她轻轻、细碎、平匀的脚步声在那砖铺的走廊上过来，又过去，这对邱辉就足够了。

但是，今天他想知道现在是几点，想知道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眼前的这场大雾还要把他包围多久？！他睡不着……

他走下楼去。过道里很黑。那把帆布躺椅还在廊檐下的黑影里放着。雾，并不象在窗子里看到的那么浓密。愈往前走，鞋底上沾着的草屑和泥巴就愈重；空气中泥土、树叶、间伐时溅留的碎木片和归牧时撒下的羊粪蛋的气息也愈加浓烈。夜鸟突然被惊起，“扑扑棱棱”飞去，留下一串“呀呀”的叫声，听起来十分苍凉。他在一道蔷薇花篱前站住。这儿离姨妈家那幢假三层的大房子已经有四五

十米远了。半人多高的花篱用它细碎的叶子、黄白色的小花、带刺的茎藤围起了一块三亩大小的园地。邱辉推开花篱中间那道歪斜着的木板门，走了进去。这里是管理处机关的“小植物园”。在那葡萄架的边上，长着两棵足有三四十米高的胡杨树，有一抱粗。树底下安放着一张粗糙的木板凳。这儿的地势比较高，即使坐在板凳上，也能看到那规模不大的管理处加工厂的贮木场和设在一个简陋工棚里的锯板车间。木场周围的木板墙早就残缺不堪了。场的一角，早年挖有一口土井。井栏旁，高高斜竖着一根吊水用的翘杆。翘杆有一二十米长，刮风的日子，细细的杆梢就在昏黄的空中不停地抖动，带动下面的铁插销，“哐当”地响。邱辉经常坐在这张粗糙的板凳上，看斜阳的余光在那大工棚顶、翘杆尖和胡杨树的树梢之间移动，直到它最后一闪，从逶迤的群山雪峰上消失。

那两株胡杨，一株笔直，一株稍微有些倾斜。如果是晴朗的夜晚，在淡淡的清辉下，可以看到三四十米的高处，两棵树梢几乎靠到一块去了。现在看不到那么高。所能看到的，只是两条伟岸的黑影拔地而起，到十来米高处，便消失在一片朦胧中了。

他寻找那板凳。雾里夹杂起毛毛细雨来。游丝般的湿雾，从他火烫的脸颊上拂过。不知道是毛毛细雨搅散了大雾，还是大雾凝结成了细雨，总之，眼前的雾，在渐渐淡薄、消退。他加快步子，在离大树很近的地方，才抬起头。他看见板凳上有人坐着，是表姐以洁。这个时候，在这儿

看见表姐一个人呆呆地出神，邸辉不无意外。表姐是个文文静静、沉默寡言的人。八音沟农场管理处和它所管辖的三个小农场，是省农垦总局属下最边远的一个垦区。它孤单单地处在一大片荒原的腹地上，就靠一部老式的电台，保持和省总局的联系。表姐是电台的译电员。瘦高个，长辫子，戴着一副天天换洗的灰蓝色袖套，脚上总也穿着一双翻毛皮鞋。在大房子里，她是一个不出声的影子。她该有三十了吧？结过婚，爱人是边防部队的一个副连长，在一次自卫战中牺牲了。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但是，至今她仍然一个人住在大房子假三层的阁楼里。邸辉总觉得，她有什么心事。是什么心事？为什么老一个人闷在心里？初来乍到的邸辉对此当然不可能有更细的了解，也不便去寻根刨底。他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探听别人的私事，在眼下的心境里，更没有那份心思去干这种事。况且，比起大房子里的别的成员，他和这个表姐的接触尤其少。这不仅是因为她每隔两天，要到报房里去值一次夜班；也不是因为表姐喜欢一个人坐在自己小小的阁楼上，面朝敞亮的老虎气窗，一边打毛线，一边轻轻地念她那本老也念不完、念不厌的中学时代的英语课本；更不因为她生性孤僻。开头的一个星期，每到晚上，小铨总是到阁楼上去把表姐叫下来，和邸辉一起下下跳棋，听邸辉讲讲这几年北京的变化。表姐来了，沉静地微笑着，听着，输了棋（总是她输）脸也要红一红。后来，是邸辉叫小铨别去拉她的。他觉得还是不去打乱了她多年来早已经心安排下的安静的生活程

序为好。从自己爸爸出事、他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可以料想得到但却在感情上怎么也无法接受的那些变化之后，他开始懂得人其实并不万能。谁都是环境和关系的产物。强者可以利用环境和关系去求发展，但也不能超脱一定的环境、人事关系而为所欲为；弱者则更是只能在环境和关系的支使下被动地生存。一个沉默的人之所以会沉默，那根由因人而异，也许一辈子也不为他人所知，但终究还是因为她不得不如此，她需要如此。既然她需要，别人又何必非要违背她的心愿，强使她按另一种方式去度过那些个夜晚呢？在“不得不”中，她已经习惯了啊……

“下雨了。”邸辉走近表姐，说。

“是的……”为了掩饰自己的困窘，她避开邸辉探究的目光，稍稍侧转身，伸出手去，试了试雨点的大小。

“你也睡不着？”邸辉问道。为了不使表姐更加困窘，他掉开了视线，也把手伸到蒙蒙的牛毛雨里去。

“不……”她轻轻地叹了口气，答道。

“出什么……事了？”邸辉迟疑着，鼓起勇气，试探地又问了一句。

“没有！”这次她反应得出乎意料地快，好象还有些慌张。好大一会工夫，表姐一直望着沙沙地湿润着林子的细雨，默不作声。过后，她才转过身来说，“我们这儿能有什么事？要真有点什么事，才好呐。”她又把视线投向园子的深处和雨幕的静处，稍稍提高了点声音，停了一会儿，“慢慢你就会知道，这儿不会出什么事，永远不会出

什么的，不会的。”

这是什么意思？邱辉看着表姐突然涨红了的狭长的脸，觉得她那有神的眼眸里，晶亮地闪了一下湿润的光，但那亮点接着却又黯淡了，消失了。他等着她对刚才那一番话作进一步的解释。她是有话要说的。他向她走近了一步。但他听到的，却只是雨声沙沙。显然，她不会再说下去了，她已经说得够多的了。还要说什么呢？一切不都是明摆着的吗？

他没有再问下去。

“雨下大了。”这回是表姐先开的口。她往树底下靠了靠。

“下大了……”邱辉漫声应道。他没有动弹。

“该歇着了。”她说。

“是的……”他仍没有动弹。

这时，从煤渣小径上传来一阵轻匀的“嚓嚓”的脚步声。他们俩同时听出，来的是小铨。她是来送雨衣的，还给邱辉带来一件厚毛衣。“出来这么长时间还不回去，姨妈都着急了。”她说。邱辉一下楼，姨妈就听见了。“她从窗子里看着你走出院子，就一直这么在窗前等着。后来又把我叫起来。从雨点变大那一刻起，她几次到院子里看天色……”她轻轻地说。

走到大房子后院那两棵西府海棠树下时候，表姐犹豫了一下。她猜到妈妈准会在廊檐下焦急地等着。她不愿意让妈妈看到她和他俩一起回屋。可是已经走到这儿了，

再来躲开，事情做得那么明显，会让眼前的这两个表弟、妹产生什么想法呢？“算了吧……”她硬了硬头皮，紧了紧步子，把落下的那两步又补上了。

果不其然，姨妈在廊檐下等着。姨夫刚才在房里听到声响，用那只尚可动弹的左手抓起拐杖，敲敲身边的窗户，让姨妈把他扶到轮椅上，现在也在廊檐下等着。

“瞧你瞧你，总算回来了。”姨妈奔下木台阶，拉起邸辉冰凉的手，嗔怪道：“你要把我和你姨夫急死还是怎么的？你以后要再这样象个夜游神似的乱跑，我可不管了，到末了由你自己向你北京栗仓胡同小六条三号去交待！”

“我刚出去一会儿。”邸辉没想到他们老两口都会出来等他，心里不免有些过意不去，便不无尴尬地勉强地解释道。

“刚一会儿？你姨夫在外面都快冻僵了！你不要以为这处部周围都响着拖拉机，不会出事，前两年在西戈壁羊圈下边的干沟里还……”

姨夫敲了敲拐杖，打断了姨妈的话。姨妈这才感觉到雨已经把她花白的鬓发淋湿了。

……热水澡……两小杯农场里自己酿制的红葡萄酒……早已灌好的暖水袋；被子上又加盖了一条毯子，刚从樟木箱里拿出来的，好重啊，那股樟脑味……！“没热度吧？”量了一次体温，还不放心，姨妈还细细地摸了摸他的额角和手心……吹灯以后，她轻轻地带上门走了出去。